

嘉慶松江府志

松江府志卷八十二

拾遺志

古今人傳拾遺

吳陸績爲鬱林太守罷政歸從者白裝輕不能道海命取道旁石載之至吳棄於婁門後人號曰廉石

後漢書

陸抗與羊祜對境使命常通抗疾求藥於祜祜與以成藥抗卽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屈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

況國乎臣不如是適足以彰其德耳於祐無傷也

三國志

晉陸機嘗詣王武子武子置數斛羊酪指示陸云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千里蓴羹末下鹽豉劉孝標云此陸占

對之妙

劉義慶世說

陳遺吳郡人性至孝母好食鑊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恆裝一囊每煮食輒貯以遺母後孫恩寇吳郡遺隨袁山松往勦斂得數斗焦飯攜以從戰漚瀆敗軍人潰散山澤多飢死獨遺以焦飯得活人謂誠孝之報

晉書

陸納爲吳興太守先至姑孰辭桓溫伺溫閒因謂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

王坦之刁彞在坐及受禮惟酒一斗鹿肉一柶溫及賓客竝歎其率素

晉書

宋衛宗武秋聲集有送人赴禮部序云吾鄉唐時人物多借光他郡如鄭司戶虔顯於鄭陸平章展顯於陝輟耕錄云周待制月巖買第於府城鄭捏兒坊以創義塾築礎時掘地得雙硯硯有款識乃唐司戶鄭虔故物因名雙硯堂虔字弱齊遂訛爲捏兒云

諸書不言虔松人附載於此

宋末北橋俞彌恭與子端竝好施惠凡售物者自百緡而下一聽所求償之糴者每斛必再誤唱籌以裨其不足人謂之癡繼有孫名彬頎然而長眉白如畫年近三十

未有子嘗慨然謂所親曰吾志欲得一官而有四子名之以英雄俊傑天其可必乎諛者面承而心實哂之已而果得四子皆美如冠玉唯傑天折餘子至正閒竝位

星郎彬亦貴顯如其志

雲間通志

黃土橋甲姓周保號中正宋敷文閣學士兼潼川等處安撫制置使尹之後也年三十餘無子性虔恭樂施夜夢神人授十八味藥方既寤知卽五積散曰是委予施濟人也遂造酒三十石漬藥以施人雖異疾無勿愈者酒盡因繼以藥俾如方漬酒服或施盡無以繼乃爲約朔望日來如約而至者亡慮數萬人如是十五年保育五

男七女身彌康健咸以爲獲報云

陳志

衛仲達字達可華亭人爲館職時因病夢入冥府立庭下待命有四人坐其上西向少年者呼朱衣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字牌吏持以去卽有數人捧簿書至一秤橫前吏舉簿置東杵重壓至地地爲動衛立不能安須臾更指金字牌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杵出四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杵中文書僅如箸大吏持下置西杵杵亦壓地而東杵高舉向空大風歛起捲其紙蔽天如烏鳶亂飛無一存焉四人起相賀

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爲過惡何繇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卽書之何必真也然已灰滅無餘矣衛謝曰是則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稿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從何益於事曰事之在君者盡矣君言得用豈止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奈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座勉之遂遣人導歸衛後至吏部尙書

志

邱機山宋季元初以滑稽聞於時遨遊湖海間嘗至福州譏其秀才不識字衆怒搆一對難之欲其屈服對云五

行金木水火土邱應聲云四位公侯伯子男其才敏捷

如此郭

志

宋季年羣無賴子相聚乘舟掠海上朱清張瑄最爲雄傑
陰部伍之清常備楊氏夜殺楊盜妻子貨財去捕急輒
引舟東行稍緩則復來凡十五六往返因熟識海道會
廷議招懷二人以吏部左選七資最下一等授之江南
旣下降於元授金符千戶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後歲
運至三百萬石父子致位權要弟姪甥壻左右僕從皆
佩虎符爲萬戶千戶田園地宅徧吳下巨艘大舶帆交
番島中大德七年爲吳也先構言遂父子駢戮初瑄行

劫事敗被獲時洪起畏爲浙西提刑夜夢錄四十八人中一人化爲虎詰旦見所解賊徒數與夢合而瑄狀貌特異因貨其死未幾宋亡瑄貴顯事洪終身瑄目不識丁書押文卷但攢三指濡墨印紙上狀如品字雖巧於作僞者效之不能兩人竝豪橫而瑄尤甚有拂其意則縛而投諸海積惡滅身固其宜也

穀耕錄

元初烏泥涇大姓趙如珪推誠樂善於先塋建歸厚祠於里中創保和道院延釋老薰修以資存沒自所居道府城及黃浦之東迤邐鑿井架庵以憩行旅夏月施湯茗其子宏毅又闢齋舍延名儒以教諸子生徒自遠至者

皆館穀之未幾子庭芝第進士調歸安丞來學人郭進
存色目人札刺里丁亦相繼登第元世南人登進士自
庭芝始

雲開
通志

張激字本激宋相國毘陵郡公守五世孫留侯裔也避宋
鼎革之變始來華亭之陶澤里居焉以先世世受宋恩
令子孫永不仕元至元中兩召聘皆不拜稱逸民焉

郭志

畢逢年字九至正時辟爲山長逢年謝去之隱居海

濱之七村讀書無間寒暑手不釋卷洪武初因薦入

都一登金山高吟快飲人莫能測其淺深月餘託病

歸鑄一日盛世逸民再徵不出

南潮
舊話

白沙鄉有大姓嘗私營巨斛受租佃人皆飲恨輸之一日
天忽暗俄風雨霹靂煙燄中掣巨斛凌空而去其人懼
而改行然其家亦自此不振云上海費案斛銘云出以
是人以是子子孫孫永如是案之顯貴天之報施非偶
然也

陳志

元有談公綽者受憲司命詣松江簡災田夜宿華亭富人
家富人欲冒作虛數厚款留之夜分一女子出榻後公
綽驚叩之女曰妾此鄉某氏女父貸主人粟三十石經
年無償因以妾準今夕奉主人命侍寢綽遽起求出門
局不可啓呼主人不應乃謂女曰汝良家子也吾安肯

汧汝張燈坐待旦既而主人啓門入綽謂曰某所負我當代償幸以女還其家人慚謝遂焚券而還之

雲間通志

青村陶應炎治生大穰因欲求一官適闕下計會近臣引見元世祖命脫帽相之但云江南富人也賜馬湏三金鍾而已近臣爲之請帝曰議官之未幾帝崩大德初始授徽之休寧權茶提舉卜日上官僚吏率音樂款門迎導至則死矣同邑有曹元珍者由鹽司佐史注縣吏時吏錄以賄干縣尹郭也先不花知元珍久不得授遂首拔之元珍喜告祠堂然後出趨廳事忽中風墜地不能起起而郭去官終其身不得升斗祿是皆可爲不知命

而妄求者戒

輟耕錄

楊廉夫自稱鐵笛道人其自傳云洞庭湖中冶人緱氏子嘗掘地得古莫邪鎔爲鐵葉筒之長二尺有九寸竅其九進於道人道人吹之竅皆應律奇聲絕人世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聞道人名者多載酒道人所幸聞笛道人爲一弄畢便臥遣客客不去臥吹笛自如也與永嘉李孝光茅山張伯雨錫山倪瓚崑山顧瑛爲詩文友其文有三史統論太平綱目歷代史鉞詩有瓊臺曲洞庭雜吟藏於鐵崖山志陸景雲字民望博聞該覽正和元年進士授江西提舉慨

然曰家有親在安能長懷遠道闕晨昏禮遂謝歸

郭志

錢袞自爲諸生與庭祭有感於心其奉先尤謹嘗署祠門
曰事之如生祭之如在晨謁朔參出入必告有新物不
薦不敢嘗飲食必再祭再祝遇祭則前一日具新筆淨
硯雖盛暑必衣冠書祝文又繕錄儀式作指掌圖以便
誦習且槩木而博施焉一日時祭屬子壻陳矩來因俾
沐浴帷諸門左矩夢冠紳數老人曰汝在門吾儕來赴
宴汝未有兒徐當與也明年果生男

郭志

蕭墅張漢傑伯庸父子一時豪俊與趙屯吳氏有姻連張
吳皆元萬戶府也吳元年錢鶴皋亂遣人詣張請爲應

漢傑父子毅然曰此叛賊也吾從汝叛邪反接所遣人
大書叛賊於背叱之去漢傑曾孫舉能言之

陳志

明洪武中數遣使者廉察諸仕宦家任勉之令鄱陽使者
至其第止茅舍三閒父灌園母紡績使者問子何在何
門庭蕭索如是父養素先生曰我令兒子作清官不欲
以脂膏自潤耳使者給以客游至鄱有札寄否因遺書
戒之曰天道福善禍淫甚可畏也勿謂已安已治而懈
怠勿謂已能已足而驕矜使者以書直達并陳所居狀
太祖嘉歎旌異之

郭志

明太祖嘗登鍾山詞臣扈從擁翠亭給筆札賦詩應制者

八人秦裕伯與焉後世宗幸興都詔修承天大志命侍
臣各擬承天賦以聞時應制者十二人顧從禮與焉通志

集

顧祿在洪武中爲宮詞有以爲言者將罪之及觀其詩乃
用洪武正韻遂得釋令其集名經進以此陳志

沈簡庵粲貧時以警夜宿眞武祠下夢神以數印授公公
辭復出牙牌一匳公擇取其六後公以中書舍人歷寺
副修撰侍讀庶子大理少卿凡六任皆供奉內廷不履

曹局

郭志

陳禎知襄陽冬月出行泊舟岸旁遙望田中有稻一枝長

而甚青禎異之登岸諦視乃從骷髏眼中出禎疑事必有冤忽悟韓道清姓名令人偵緝一日役至村肆沽酒見一人市肉求益店主曰我有名韓道清賣肉不須秤遂擒之解府禎鞠之骷髏卽道清謀殺者遂置諸法郭志戴謙爲南京御史夢騎馬至清江廠有朱衣引一人鳴冤蓬首褐衫姓李朱衣者曰盍往觀乎卽前導所過皆竹房至一家獨瓦屋入門有男子臥地上一婦人綠衣紅裳簪花其旁曰欲救之奈氣絕矣驚寤出水西門至清江廠物色得之道途屋宇及死者姓氏皆如所夢問之乃因市肉與屠人鬪而死婦人其姊也卽捕屠者置之

法教授王禮五經博士陳贊皆有記時正統八年四月也

顧志

錢晟者上海錢氏老蒼頭也主少負勇格殺鄰人成獄晟

以身代其死

張之象上海志

蔣用和奉使過家偶泛小舟出使兩僕上岸牽挽自坐舟尾持觴誤觸行舟其人以篙擊公笠更呵罵之僕厲聲曰此是蔣給事公笑曰奴輩欺人此處那得蔣給事促牽船竟去

郭志

蔣用和在京師與于忠肅聯舍蔣生子賓客致賀卜日會飲及期忽聞于公喪母蔣曰于公方哭殯而吾召客非

人情也遂易以他日

雲開往哲錄

蔣用和嘗泊船江潯有官舫繼至邀過船對奕顧見一
女問之曰此以汙穢江流得罪蔣爲力請乃命以棄投
之江語蔣曰我先去明日君勿行旣而見一舟凌風去
上有旗曰江湖劉使君遂不發起步岸上聞民家哭聲
詢之曰我婦以血衣潯江猝死頃方蘇耳是日行者皆
覆溺又唐中丞珣江行遇風旁一巨舫內有冠帶緋袍
人邀公纔過而所乘舟覆矣比登岸見巨舫懸旗曰利
濟侯候不見蓋二公素行皆爲神祐云

五茸志參上海志

錢尙書溥天順甲申以學士謫知廣東順德縣時新會舉

人陳獻章以道學自名聚徒教授有誣其藏兵器於山者值廣西流寇竊發土民多內應憲司恐貽患地方命掩捕之錢察其誣力爲辨釋且勸其赴會試散生徒以解羣疑後當道薦可大用授翰林檢討卒全名譽此武進王思軒尙書與所撰錢狀中語也

戒庵漫筆

張祚在粵東有事行閒不尙誅戮或以法寬則賊無所忌憚公惻然曰譬之以艾灸癰但取消散已足保身必欲窮其經絡所起苟非華陀神技而刀抉針披雜投湯劑未有不殺人者封疆之吏喜於見功是不知灸癰者也

人服其言

南吳舊話錄

唐珣撫廣時至一村落聞鼓吹聲問之居民曰此閒有老者年百有二十子孫皆百歲八九十歲今當壽辰相與奏樂稱觴不虞使君之至也珣因趨入見一老人據上坐子孫垂白數人侍立爲致一觴而此老遽逝珣殊不自安其子孫前曰此定數也昔劉青田先生推命判云花甲二周過唐而亡百年之閒豫知有今日矣

五井志

上海李文忠居貧力穡一介不妄取嘗與其子入城得遺金三兩於廟上自念我得此固善彼失者當何如遂宿留以待頃之一人號而至曰吾父逋租稅繫於官吾賣子以贖適登廁失之今無生矣文忠舉還之其人請謝

以半亦不受還過唐行舟膠入水於足下獲銀一錠衡之乃倍於廁上者

張之象上海志

錢景高舊志載有旌義一門景泰二年領京倉米五百斛

運赴萬全左衛者沈玉黃璘輸馬草於山海等處者黃

瑜竝華亭人四年自輸米八百斛京倉者華亭黃世昌

瑜璘之父金鼎張祐胡德裕陳汝賢宋琦李森張畦戴益上

海沈珪曹洽何睦山玉錢鎮喬節恆楊彝夏幾輸麥七

百斛實京儲者華亭張紹

陸珩

孫顯皆授冠帶榮

身天順四年輸米八百斛赴湖廣賑飢者華亭張鏐

之

弟上海梅元成化七年輸米三百斛赴廣西餉軍者上

海唐瑾唐琛俱授正七品承事郎散官成化五年輸米三百斛赴廣東豫備軍餉者侯佩授正八品迪功郎散官六年輸米三百斛廣西餉軍者王禎張漢俱授正八品迪功郎散官袁偉授從九品將仕佐郎散官竝上海人其助賑本縣者具荒政志

景泰六年郡人董昂趙璧各助米四百石賑飢例授冠帶辭不受郡侯葉公冕書崇義二字名其堂廉憲袁愷爲記兩人皆居城西璧子錡成化戊子舉人

竝郭志

張莊懿公簽巡按山東至臨清行香過酒肆帘拂其冠墜地公色弗動徐命拾冠著之而去諸長吏惶恐繫賣酒

傭待戟門公見之第諭曰自後帘可高懸竟遣之去爲
刑部尙書時有獄事須急報夜坐趣吏治文書遲明早
奏夜半書旣就吏拂燭污文書叩頭請死公曰誤耳趣
再書之怡然坐待達旦不寐

先進
舊聞

張莊簡公悅爲孝宗所知官吏部侍郎適有尙書缺孝宗
意嚮用之有中官揣得使人通意曰知公甚清但以一
刺相投當爲之地公竟不往

郭志

莊簡公自律甚嚴而待物不苟有四川監司赴任請教公
曰川行甚險州縣卑官攜妻孥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
祿君輩幸毋以微罪斥去之

郭志

莊簡公與張莊懿公一時皆以尚書同居城河外中隔數武兩公元旦入城祝釐出卽往鄰人朱老家肅章服拜之朱接款具茶修賓主禮而出其人故櫛工也

郭志

曹定庵時中分巡黔中所遇必題詠郵壁及還日復經其處見有屬和者公賞其詞翰訪知爲從行指揮所作旣而其人罪當褫職特釋之及歸指揮餽五百金公曰我惜汝才耳豈有私邪卻不受家居廣富林不輕入郡邑守長初至一通謁歸卽杜門年八十不復冠帶見客幅巾布袍賦詩飲酒人樂其真率

雲間人物志

曹定庵性寬厚鄰有悍生修其先世宿怨以望書公名於

牛後向其童加鞭因極口肆詈欲以激公怒童歸以告公徐曰人詈我而若述之是重詈我也生不能發難於是修尺一書若通候者中實痛詆令人跪上之公命火燔之曰知若主與我無好語也生愧而止年九十卒湧幢

品小

曹定庵與顧文僖莫逆交文僖再召以子天彝爲託一日天彝挾妓游天馬山歌舫泊門前公使人召入榜以夏楚曰若父居官躬素絲之節而若敢淫肆如是吾與若父行也不戒若是不子若今吾且代若父重戒若天彝自是不敢復出文僖聞之深以爲感不訝也

寶善編

周北野佩居北城濠畔矮屋數椽草樹疎野有直指遺書
幣應門寂然適一老人角巾短衣摘豆籩落閒徐出迎
卽北野也人皆戲稱爲百解先生謂一切嗜好輒如纏

索解散耳

雲間往哲錄

周比部佩家居儉約每與顧東江曹定庵偕游峯泖間隨
意蔬食無他供具詩篇酬唱甚適也郡守熊宇每公餘
輒造請以酒脯自隨公亦不更設一味談對彌日終不

報謁

陳志

成宏以前士大夫尙未積聚如周北野父子曹定庵兄弟
蔣給事性中夏方伯寅許僉憲璘致仕家居無異諸生

時張莊簡公官至大司馬敝廬數椽田不百畝也

郭志

沈通政祿配張淑人孝宗張后姑也正德時后尊爲皇太后后后父壽寧侯繼微時苦家貧選后時費多出於沈后甚德之祿郡人永樂初徙京師宏治中選通政司經歷一日內批特陞通參臺諫有言非例孝宗卽寢不行九年始陞又九年陞副使又三年陞通政使擢禮部祿進退閒雅旣貴顯益謙弱能檢束家奴不得與民爭利開封晉藩卻其餽卒贈尙書賜祭葬廕子皆舊典以帝后至尊不肯一撓公法自致功名非因戚畹通顯也

按郭志云

祿宛平籍官通政使經歷配仁壽張皇太后姑超擢至禮部侍郎卒贈尙書封三代廕子賜祭葬墓在京師崇

文門外
八里河

俞琳字世美成化初館於曹氏曹爲仇家誣奏謀爲不軌
上遣內使密偵之親朋驚散琳獨不去曰忍令善良受
禍獨計其家止廳堂違式耳乃移佛像其中以香數斛
晝夜薰之榜其門曰佛安清淨處人樂太平年事乃得
白主人以金厚酬揮去曰何乃汙我遂歸

松風
餘韻

張封君熊應居鄉治家不苟同俗常以嚴勝曰吾涼薄未
能化鄉里吾訓吾家可耳所立家規子孫世守焉

郭志

張東海弼爲兵部郎數以直言忤當道出守南安入覲至
京謁李文正東陽閩人辭焉東海題其几云始知東閣

先生貴不放南安太守參拂袖竟去

通志

東海守南安時各郡休兵議賞武夫吏卒惟願得公墨妙故多以筆札佐郡費有方伯入覲緘紙一篋求公書以餽長安貴人公笑曰吾不能爲傭書也止書四紙餘悉封還其持正又如此

郭志

東海爲南安太守時通海市外夷以交易至求公書公不敢私請於朝朝議許之公云吾旣奉旨書賜必以橫幅與之使彼懸於中堂其不苟如此

五茸志逸

張南山駿以書法進用由中書累官禮部尙書公有侍婢名綠瓊能作小楷尙書酬應時或以瓊代之後皇后聞

召入宮寫經賞賜優厚嘗撤散饌爲除齋亦異事也

方景

文筆記

吳一齋黼任撫州同知時鄰郡富民吳萬八坐弑父歲久未決臺使以黼廉直檄下迹其實萬八以賂求免黼怒曰我荷國恩食天祿以賄賂壞公法邪覈論如律時境久旱是夕大雷雨震死萬八一郡驚異

郭志

顧憲副綸風裁特峻不肯假借人居東門外茅舍三楹一居子舍一作臥室一以延賓郡邑賢有司至則肅衣冠迎之坐談不倦其居官無稱者來謁時據牀擁被聽其自至榻前但曰老夫抱病不能送迎謁者慚而去

郭志

孔性善郡人洪武中爲馬平主簿上言溪洞猺獞雖爲盜
賊亦有良心昔陳旻文爲令時猺獞皆應差役厥後撫
字乖方遂致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亦恩信諒以禍福
亦當革心向化帝善其言命吏部擇賢守令撫戢之陳
陳敏素工書供事文華殿上見其所書鵲鵲頌諭之曰爾
書均停不佻不迫通之政事必能治民乃以陳知茂州
宋大民公望與顧文僖清同學友善及文僖主考秋闈宋
竟不入試顧深以失之爲恨抵家始知其故卽造慰曰
何自遠乃爾答曰我兩人交厚不得則損公衡鑑得疑
公私我故引避以兩全也顧大歎服通志

徐文貞階爲吏部時題壁曰咄汝階二十一而及第四十三而佐天官所不竭忠殫勞而或植黨擯賢或徇賄鬻法或背公行媚或持錄自營神之極之及於子孫

通志

張瀛海以誠自幼英敏日誦數千言嘗讀書精舍夢身騎金牛有神人呼曰長安春獨早走馬看花歸殿試前一夕夢一角獸觸己已跨而上是科許癸會元己爲狀元服官後不輕見一人輕出一刺獨惓惓於故鄉白糧細布諸役人守候勒捐之苦折簡白之所司焉平生景行前修獎勵後進包荒片長薄伎緩急故友窮交皆行誼之不可及者惜年不副德

雲間志略
參狀元錄

高博字德宏成化癸卯舉人授信陽州學正改武岡州江
行遇風見有溺者曰我有垂白親忍犯險遠游以重倚
門之念邪卽棄官歸清介自持惟與曹定庵時中許一
庵璘賦詩飲酒爲樂年七十有九而終

陳志

朱尙書恩家居有李岫巖來訪閹人拒之李曰爾主在某
室閱某書何得給我閹者駭而入報公異之急延入語
不移時曰僕欲僑寓於此輒從袖中取出一囊什物器
皿悉具又一呼而妻子及童僕皆在公駭處之別館中
居數日輒張具邀公飲珍錯畢陳所進卮筭皆公家物
飲竟投水中公與夫人啓視其藏風竿宛然第多水漬

耳响屨告歸畫一舫於壁將妻子童僕什物仍入囊中
登舟張帆而去或云卽李福達也

陳志

錢修撰福里居日有門生知揚州府遣使迎公不赴後暫
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將有請屬公曰予特來觀廣陵
濤耳毋作跨鶴人猜也又有老儒薛河東訪梁溪鄒氏
詭稱爲錢狀元師鄒方置酒邀款適報錢至河下薛謂
主人曰吾當往舟中與偕來遂詣公懇告以實公欣然
同往侍坐執弟子禮盡醉而罷家居與郡邑守落落太
守劉琬頗憎之語人曰此白眼兒奈何負一第而不置
我眉睫間也獨無急我時邪守偶以事辱丞丞恚已而

丞失官疑守陷誣以賊私部使者入其言將入奏然守
實廉介人也公聞之操一舟至吳門力爲辨釋會守謁
謝使者好語曰知君有胡威之清非錢太史幾負我賢
守太息曰不意士大夫之疏我者而援我也已守欲暇
公而公落落如故公卒守哭之出貲爲治墓復作享堂
乃令沈生悅爲狀而請顧公清爲記人知太史之才名
而不知太史之陰德如此

鶴灘
遺事

松郡一學究館富人家富人新構一樓學究爲題曰聽月
人或笑之將失館矣鶴灘偶過主人乞詩公卽書一律
云聽月樓高接太清倚樓人聽最分明碾空咿啞冰輪

轉擣藥丁東玉杵鳴樂奏廣寒音細細斧修丹桂韻錚錚忽然一陣天風起吹落嫦娥笑語聲主人得詩大喜而學究館遂如故

閱耕餘錄參修堅集

顧文僖初入史局賦初夏詩末云故園遙憶三江水梅豆青青筍過扉館閣諸公歎賞之謂他日必非嗜進者後公以宗伯歸里居超果寺東南題其廬曰綠野

雲間人物志

文僖登第時張莊簡爲吏部侍郎意欲留之銓曹文僖曰清雖粗曉讀書於政體恐未諳莊簡曰君但以所讀書

行事豈有誤邪

南吳舊話

文僖有傍秋亭雜記陸文定跋其後曰時先生謝事歸田

憂民隱而言之至悉也今天先生若干年民力益困脂膏去而骨存矣使先生在今日其憂不知又當何如也考之先生別集貽書當道論民隱者嘗一再當時或因其言少寬幸是編存而後人生於其土與有官守於茲土因其言以求惠利於民是編不有賴哉

陸文裕集

文僖修府志時黃憲副致書云夫志者所以識一方事也凡人物風俗政教賦稅之類無不該載前輩修者閒雜以私致後之觀者不甚信服執事於是非筆削可不加意乎且執事行將入閤而操天下刑賞之太權於此亦小試耳拭目以俟毋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

郭志

李觀察希顏居東郊洞涇止茅屋三間其門人爲御史行部至松謁公見其室陋曰師何不稍擴之公曰無刀辦此按君曰門生當任之公曰這便是民脂民膏按君不

敢復言

南吳舊語

趙松字天挺好讀書美儀表童子試不利因就婚郡城爲贅壻婚三日買舟歸謁父母是日值送新進生入泮例皆青衣小帽先謁學使者趙適經院門隨入觀之點名訖趙不得出挺立於庭學使者怒曰意欲何爲對曰非有所求一觀盛典耳學使者見其氣度不凡霽色曰可誦試作誦畢令人啓其帽諦視喜曰他日公卿也命同

備旗幟鼓樂送入府學是日父母在鄉方設酌召姻黨
候其子歸至晚寂然父及諸客皆不懌已而鼓樂導從
冉冉而至方怪罵之趙從容道其故諸客乃賀是秋卽
領鄉薦明年中春榜官至少卿符學使者言今少卿坊
尙在郡城

客諸
偶鈔

黃憲副明爲諸生時與顧文僖清錢修撰福李憲使希顏
曹侍御閔顧比部斌同社莫逆各居村墅乃共營一寓
當縣治西俱留儒衣冠於寓所遇朔望必約入郡俱詣
學宮拜廟謁學師而退至寓中各以月課互相批閱沽
市釀談對竟日夕翼明始各歸家

陳志

沈恆齋欽祿子也正德丙子以廕授光祿寺署正陞寧海
州興學校省徭役癸巳歲大歉發積穀萬餘石賑飢所
活甚多民歌曰寧海之民太守生之寧海之水太守飲
之太守一去誰其嗣之

吳興
外傳

劉瑾微時擊傷一小豎病死擬絞下法司上海談郎中詔
華亭朱郎中思任刑部辨出之時武宗嗣位瑾得入侍
有寵後專政談陞山東副使旋卒其子方數歲瑾每念
之未有以報浦東談彞庵侍郎子上舍東石修土物至
京認詔爲叔謁瑾瑾大悅厚待之許以美官東石見瑾
所爲多不法甫三日卽遁歸瑾徧求之弗獲不二年瑾

敗誅人皆服東石知幾勇決搢紳不及云

先進舊聞

徐天爵七寶人好善奉三元神甚虔正德元年往蘇州糴麥至泖中忽遇龍下聲如萬車水皆上奔船亦隨之舟中人見泖塔在船下數丈天爵懼惟誦三元經不輟須臾水退船平麥亦無恙

五茸志

曹筠坪鳳郎中嗣榮父也家教甚嚴嗣榮奉使歸每出必冠帶稟命請隨從之僕公命一人侍行或更請輒曰汝欲與人鬪邪

郭志

沈雲字子龍以教職擢國子監學正夜忽夢一婦人囚服再拜曰妾名迎春以冤抑入死獄公其爲我釋之沈不

知所謂及丁外艱歸服闋補選復夢如初後除河南汝
寧府通判到任與諸僚就公宴忽上司委一獄詞來勘
郡守方宴畢卽謂沈曰有婦人迎春犯死君初政當一
鞠審沈愕然道前夢諸僚皆以爲異遂爲此婦白其冤
婦入獄未久計得夢時其婦尙未獲罪也

葉葭堂
雜著

葉桐山爲河閒通判治餉宣府當受代日積羨餘三千金
悉置不問主者遣一吏持至中途以成例請受公曰不
受羨卽吾例也命歸之晚居春申故里饘粥不繼一日
梅雨中公課童子舉網失一大魚公忽失聲嗟歎夫人
聞之曰不受千金一魚能值幾許公撫掌大笑

先進
舊聞

泖塔僧劉朝用保定人正德初爲府司獄日買蝦魚放生
有以生魚售者解囊聽自取盜窺其金劫之將沈劉於
泖會澱山邏卒操舟過之見一鯉魚躍入盜舟邏卒索
魚得免邏者欲執盜劉又力解之先是郡死犯諸文源
越獄朝用與獄吏倪某法當代庭鞠爭死竟坐倪劉遣
歸過泖舟覆得生遂祝髮於此亡何直指慮囚劉度倪
不免祈請大士以經加首胡跪朗誦忽現形直指前直
指驚叱左右莫有見者異而問故倪微露狀議得卹減

郭志

張太守紘陸文裕公師也厭城市囂去邑數里居焉多種

松江府志

卷八十二

三

木棉親自鉏收後任建昌守吏人來迎遇公田間問守
居何所公指示之潛從舍後冠帶出見吏人觀新太守
乃田中所遇也

郭志

孫文簡母夫人以上元日生公歲張燈爲壽旣沒遂不復

然一燭

郭志

孫文簡公生平不信陰陽方隅禁忌常曰天道與善豈有
廣布諸凶煞不論善惡邪正遂降以禍乎

郭志

上海王古心先生讀書好問隨所得則記之此讀書一法

也

郭志

上海楊東濱少負文學落魄不第與陸文裕交善嘗賦春

與一絕云薔薇枸杞滿庭栽書閣垂簾半掩開蛺蝶不
嫌春色淡隔牆飛去又飛回大爲郡守所賞後有殺人
事波連郡守見其名卽曰此作春興詩者如此襟懷豈
與俗事釋不問

郭志

張西谷世美曰宏治閒布衣多博學能詩在郡人則有東
野陳粲味苓顧曦一樣陳漢墨譚黃嘉言在洙涇則有
龍淵戚韶一桂張冕在唐行則有緩齋金藻雪窗吳爰
西樓高企雲林金處和守復張元凱寅谷陸孝思雲崖
錢岳在張堰則有笑隱陳奎朴庵邵雲一時搢紳先生
相與唱和郡大夫若宜春劉侯輩亦重以禮貌不與齊

民伍郭志

陸文裕公出入館閣前後幾四十年每鈔錄國朝前輩事

命子弟熟讀曰士君子有志用世非兼通今古何得言

經濟今世學者亦有務爲博洽問及朝廷典故一代之

經制沿革恍如隔世縱才華邁衆終爲俗學

移愚齋筆記

文裕公書結法無一筆苟雖尋常家人語施於所親狎者

亦精審適密有二王尺牘遺意

移愚齋筆記

文裕公無孫乃盡取族子垂髫者擇之命設酒飯令諸子

侍側時陸三山鄉方十歲飲食自若餘皆畏縮至不敢

舉箸文裕意遂決三山後官石阡守

雲間雜志

何繼之字善甫號述齋廣東順德人守松時尙未設迎賓館適上海陸文裕公來謁太守迎至儀門公從僑衆中望見施八峯囚服立階下卽前揖之大聲呼曰以子之才之美當登玉堂今何事乃屈首公庭邪太守因問此子爲誰公曰公祖旣知府事則一府之才士不可不知有一施生而尙不識其人乎太守爲之慚謝前輩之憐才如此

陸氏家傳

顧廷評家多姬侍織紵刺繡冠絕天下里中一老儒金姓者入坐衆方譽顧製作之工老儒拱立曰正不須此錢文通好新以大紅雲布製吉服入朝內臣遂達上前命

松江歲解至今遺害公家何不多事紡織使入門聞機杼聲便勝四部鼓吹何乃長日懨懨使粉白黛綠者停鍼不語廷評顧客笑曰莫謂兄是學究出語真朴中何期嫵媚明日命婢繡停鍼圖視之窮態極妍而擘絲了無痕迹觀者傾一邑維揚大賈某者重幣踵門特請一見以漢玉連環及周昉美人圖易之

南吳舊話

徐文貞當國雖嚴約童僕而聲燄所及閭里側目葉鱸江乘醉坐徐廳事呼太常仰齋名盡發諸僕陰私仰齋曰不守家訓者固有之恐未至於此鱸江戟手曰殺嚴介谿者東樓也太常色變欲避去鱸江把其袖曰殺東樓

者其紀綱也足下能禁約之卽不爲東樓矣太常心是之而畏其過激後新鄭修隙里人皆指豪奴婪囓太常兄弟擬成因頓足曰奴輩乃爾更甚於所言始悔處富貴時親友名爲關切且暮效殷勤多如水中鹹味

南吳舊語

徐文貞與吳興李臨川交最深臨川一日過訪刺方入文貞卽束帶迎候茶畢子太常尙寶次第出拜薄暮設席夜深易燭臨川與公了無倦容文貞俄起曰有一候報札甚急請告一假何如臨川笑諾太常尙寶屢出位奉觴臨川曰老夫非敢倨也正欲見君家盛德耳文貞須臾出再飲數巡臨川辭起是夜留楊公齋凡客中所需

雖至瑣屑者公無不過目俟臨川就寢公呼曰老夫暫

別兄請安枕老能謙恭如公者罕矣

五茸志逸

徐文貞二十歲領鄉薦時尙爲沈水南弟子旣報捷後仍就塾中肄業不輟嘉靖庚子龔諫議情范太僕惟一同舉應天是年范設館街市閒教授生徒得雋後亦在館課業偶見親友以鼓樂賀龔者笑曰何許大功名播弄如是

郭志

徐文貞督學兩浙時有士子結題用顏苦孔之卓語公批杜撰後散卷士子曰此語出揚子法言公揖之曰本道科名早未曾讀書今承教矣衆皆歎服

郭志

徐文貞公在位時里人有惡王元美於相國述其譏訕語
文貞謝曰元美與不佞最厚善我不敢信以爲然客退
公語諸子曰文士輕薄訕人其常也但以此人才藻吾
當收藥籠豈可麾之門牆收之則可轉毀爲譽麾之則
不但譏訕出口吻且入青編矣乃愈厚元美丁巳春吏
部將以大計黜元美公力救之已又擬遷元美長史公
又力止之穆廟登極公首爲元美訟冤力引其兄弟出
山於是口語手錄無不稷契文貞矣

雲間雜錄

徐仲齋對客偶呼其子之字文貞怒曰此分宜事也吾嘗
舉以爲戒尤而效之何以爲訓仰齋伏地待罪客亦固

請始釋公乃歎曰嘗因兒子輩質下事煩非經史勿讀
恐其分心力也然使得見李義山雜纂便不至口語狼

狽

南吳
舊話

馮侍御有布衣交曰郭默齋名濟公上疏逮詔獄惟郭與
同起居橐餗之餽五易寒暑又率公母吳太孺人及子
行可擊登聞鼓訟冤公得論戍而濟以勞憊卒於旅次
公哭之慟爲撫其子女一一成立投以室家人給田四
十畝宅一區遇之如家人子弟云

王弁
洲集

潘恭定恩知蘄州年四十尙無子夢雙星從天墜下其光
熊然隱隱有文一曰哲一曰端未幾生雙子卽以其文

名之恩守祁州時夫人曹躬教民閒紡織民爲立潘母

祠

上海志

潘衡齋充齋內艱起服過郡謁徐文貞二公皆藩臬大僚
又姻家也文貞留酌止五果五菜若在今日不知何等
筵席矣充齋親對姜神超言之

雲間雜議

顧左山早屏房幃而性好米汁一飲嘗百杯絕無餘瀝南
匯一村民年一百三歲行步如飛左山聞而招致之問
有何術村民對曰卽如公者世人見之必起羨慕吾則
無之他可知也又居鄉僻左絕不飲酒故不致病公歎
曰如此言卽長生久視可也但醉鄉無人亦覺天地寥

寂

顧左山教子率視材所宜或謂勿徒遷就公笑曰天有五道縱橫錯列山川流峙各不相能皆性也人之世祚不齊正復類此可無多爲意耳

並見南吳舊話

董漸川四十餘無子至姑蘇置一妾女入門悲咽異常公問故知先已受聘以貧故更鬻身時已夜靜燈殘香燼從者各就寢亟命僕召其父至以女歸之其父方旁皇公曰稍遲恐玷女名吾非惟不責聘資所具簪珥聊以爲贈其人泣拜攜女去未幾別置側室徐氏連生二子皆負雋才

鄉評錄

朱邦憲性慷慨通俠恥爲紈袴子弟及儒衣冠呼盧挾妓
舉觥船數十不醉意豁如也尙書趙文華督師江南下
教邑令故人子朱生安在其母夫人無恙乎爲我好致
之邑令一日三及其門樓船趣行邦憲自權扁舟褐衣
詣督府尙書歡甚握手相勞苦酒酣從容爲言丈夫當
乘時射取功名多積金錢凡母夫人甘毳何用硜硜守
匹夫之節乎言之再至於三邦憲三辭之尙書歎息曰
福州有子我所不逮也尙書敗人無敢名爲尙書客者

列朝
詩集

朱邦憲詩文每脫稿卽示儕輩有能指摘則欣然拊掌嘗

曰曹子建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邪苟非其人何可定
筆硯交又聞邦憲晨起盥櫛罷卽戶外屢恆滿又多所
造請與報謝里社率矐輒居首三老有疑難一切居閒
解紛皆以屬之邦憲稍日下春沈沈杯勺閒矣其所爲
詩多於舞衣歌扇得之大槩氣自充而辭不能無累又
何能清其意而和其調如元美之所稱也

南吳舊
話錄

沈東老八歲時錢文通來過撫其頂曰孰謂書生能作對
公應聲曰焉知小子曾吟詩文通歎曰渠棟材也夏止
軒納之東牀疾革遺言沈子公必大成東樓書俱付之

讀可也

先進
舊聞

袁舜舉鄉居不以勢位自居出入乘一小舟主僕比次不能伸足渡橫泖遇一同年乘畫舫鳴鼓吹角氣燄甚盛公俯首不問及登岸須共由一徑同年始知是舜舉乃曰小舟兀傲何以適體舜舉徐舉手曰兄船極寬然餘處都著童僕兄所須者正復幾許

郭志

沈鳳峯爲寧波守堂中有春聯云身入兒童鬪草社心如太古結繩時和易坦蕩每早起卽作詩寫字稍暇則拈碎石爲盆池小景有悠然林壑之思凡譙席中有戲劇卽按拍節歌有不叶則隨句正之終日無一俗事在心終歲無一俗人到門壽登八十常如小兒蓋近代異人

也

先進舊聞

吳希文奕葉情廉其初補學官弟子製青苧布爲襴衫後以授其子太僕遞傳至孫曾家有青苧亭至今傳爲佳

話

金山志

陸伯玉所居臨流綠陰滿地六月中自下池洗澡嘗對人云長安一片馬頭塵誰知此樂倩吳門李羣畫沈澡圖懸之齋室董尙書偶與陳徵君對奕客談及之尙書謂徵君曰伯生解此料不能與兄抗衡亦常防其侵一角也

負喧雜記

潘綱字美中嘉靖十七年學使馮公午山試諸貢生時輸

貢者吳臣陪貢者五人乃不次擢綱臣失意涕泗而歸
綱慨然具呈力讓於臣馮公爲改容遂允其請因移檄

風示合屬

五黃志逸

王子嘉貧時讀書普照寺一蒼頭日事負販以供朝夕寒
夜相對乃慰之曰使我富貴爾何愁不醉飽蒼頭曰僕
之事主分無所辭如較量窮通則事主之念必不堅彼
之醉飽應早辦去就矣子嘉歎息不已及主貴蒼頭請
去爲僧有所賞給一無所受

南吳舊話錄

彭魯溪應麟袁與山社友也與山子福徵年甫八歲常侍
側自稱小相公彭因試對曰願爲小相袁答曰竊比老

彭又見其書腦裂碎云書腦經年葉落爲恁風霜哀對
云燈心徹夜花開因何雨露彭大稱賞以女字之後翁
壻同登嘉靖甲辰進士

白醉
了閑

陸文定公爲編修一日偕衆以事至嚴分宜宅盆菊繽紛
衆爭先致殷勤公逡巡獨後謂諸人曰毋壓倒陶彭澤

聞者解頤

陳志

文定以庶吉士起補官見座主張文毅語次問謁內閣有
贊乎公謝無有張公言此故事我假若二幣可也公辭
之張公曰固哉若遂謂以二幣營官乎吾直以禮不可
廢耳公唯唯強持歸明日竟空手見不贊也

鄉評

瑱溪陸文伯嘉靖閒爲刑部司獄楊忠愍之下獄也文伯

每左右之時人高其義文伯名相仕終縣丞

金山志

陸中丞樹德年十三家貧出贅於薛贈公撫公肯云苟而
母在忍以汝棄之薛乎手緘一緡納中丞袖曰與兒作
美食相與飲泣而別已而輒具美食歸奉贈公贈公暇
日徵所從來則皆出自袖中也贈公歎曰吾始知家門
有懷橘事

南吳舊話錄

陸太僕彥章已丑登第時當館選文定公遺書戒之有云
於家則疑盈滿於國則妨俊英毋趨捷徑毋睚權門乃
吾子也澹泊靜退此吾四字家箴兒謹佩之足矣書至

都下聞者無不歎服

明耕餘錄

朱司業大韶家多古玩有玉杯價不貲卒無子以弟大英子爲嗣婦家平湖陸氏也利其財誣搆大英於獄禍且叵測大英出玉杯爲請訟稍解竟擬戍後大英子本洽成萬歷癸丑進士官刑部郎上疏白冤得贈官如例適陸氏子爲少年所誘繫松郡獄其叔詹衡過郡通姻好因歸杯并以千金進本治哭奠家廟擲破其杯以其金置田贍學宮時論多之

松風餘韻

朱司成大韶受業於范太僕范受業於張黃門白灘張受業於馮廷尉南江四公遞相授受一時同朝後亦同在

林下晤見閒必曰吾師吾師北面執弟子禮甚謹此亦

雲閒盛事也

雲閒志略

張廉訪仲謙懸車三十年與兄荆泉弟道沖元少四人弔

慶必借爵筭必共徒行竝坐友于之誼近代所無

陳志

徐山泉充讀書超果寺晝夢一人跪告曰小人毛班原籍

山西太原府求葬枯骨夜復夢晨起至西廡見一棺字

模糊拂拭視之題曰山西太原府人毛班之柩遂葬之

嘉靖壬子入場見有一燈引導徐問爲誰其人叩首曰

毛班卽不見是科中式

松事叢說

林太僕景暘爲人敦慤有德於鄉雅負人倫鑒而喜獎後

進延文士與子有麟爲同學每舉社必晨起滌几席設
紙墨旣就坐供客具必親閱几三命題期以西刻畢旣
畢則引大觥酌客款坐密語皆稱引古賢往事相慰勉
深夜無倦容與其社者張宗伯鼐鄭憲副棟杜方伯喬
林杜駕部士基姜中翰雲龍錢比部大忠不得第者惟

李紹文一人

郭志

林宏齋幼過普照寺橋遇雨傾跌誓成名之日重建此橋
後官同卿一力成之先是寺僧夢一人語曰若要此橋
完重過紹熙年初不解及同卿修橋拆石石上鐫宋紹
熙年建而同卿字曰紹熙則知重遇之說爲同卿也同

卿平日修橋甚多如柳涇橋曹家橋咸通橋豐樂橋北

倉橋皆是

雲間雜識

巡撫某公與林太僕爲同年生議欲加賦公力言非是會
巡撫飲公所公適加一衣巡撫曰衣可加賦獨不可加
乎公曰寒則宜加熱則宜減巡撫議乃寢

先進舊聞

張明正副憲滇中時有日者曰蔣訓善推五星曰公三品
京卿也不久當病病必至大漸但公素忠厚災星不能
盡其數未幾公果病絕粒數日醫者束手三司爲治後
事顧見蔣訓咸斥之曰汝向謂張公至京卿今氣絕矣
奈何曰張公不死夜半必生生且勿藥三司怪之至黃

昏訓語張僕曰試捫若主胷次必溫僕捫果微溫已漸
及於頭面手足至子刻公果蘇呼曰蔣訓在此否乃趨
前曰公自此無恙直至留都奉常卿方大歸耳後如其

言

馮元
成集

唐仲言五歲喪明聞兄師講誦仲言輒能默記衆大異之
父乃授以經史無不成誦陳徵君曰人對仲言乃覺上
之五官無權古之異人廢心而用形今之異人廢形而

用心

郭
志

徐敷訓字欽甫侍御宗魯第四子事母張孺人至孝甘旨
盡力疾則躬自扶掖食不下咽衣不解帶者浹月常中

夜拜斗乞延母齡居喪哀慟絕而復甦邑令旌以孝

郭志

顧九錫字天錫有雋才徐文貞納爲館甥孝友廉介割產

以贍伯氏二姊孀居爲授餐焉族人旅病有藏金及姻

黨以回祿寄貲者悉護而完之以薦授詹事府主簿

郭志

吳次仲號吳江少習舉子業數奇棄去銳志攻古文詞爲

人慷慨自喜與人交洞無涯岸當事每延訪之絕不事

干請易簪時猶呼其子曰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

落花前唐人有如此意興語乎稍閒遂端坐以逝

郭志

張全山領諭淳安尋擢邑篆及梅剛峯位任一見莫逆海
以言事被逮公竭力資助臨歧執手涕泗交流及海遇

赦開府江南公不往謁至按部時式廬就訪則託故遠遁親故咸咎之公曰剛峯心地峭直氣凌霜雪設有入其意見必難融釋不諒者欲假手於吾諾之則無功辭之則致怨豈非進退維谷絕之猶恐不及況可見乎雲間

雜志

張全山官學職年八十六而具少容陳太巖談其爲人官卑若貴家貧若富年老生一子且幼若衆且壯故欣然無憂戚之色全山聞之笑曰吾不知有官何論尊卑不屑治家何論貧富如兒孫者正所謂天地閒一蒼生耳不必計有無何論少壯多寡況行且老矣眼前活計已

具體而微更欲事事求全恐造化小兒與一切世緣苦

不暇給

南吳舊話

周榆字永新賢而好施常行田閒得遺金乃僧募貲迹而還之一日操舟入城舟尾鱗次不得渡有鬪者迫甚問其故曰吾婦產且殆求醫不得前榆卽舍舟假之謂曰吾居周家藻里爾暇以舟歸我竟徒步而還年八十一先一夕沐浴晨起更衣禮佛趺坐而逝

郭志

隱士薛廷槐天性孝友父遺室廬悉以美者讓兄弟嘉靖中補南京禮部儒士尙書霍文敏奇其文薦試鄉闈不售乃築葆春堂栽花以自娛卒年八十三

郭志

隆慶六年大學士張居正等進帝鑑圖說上諭曰覽卿奏
具見忠愛懇至朕方法古圖治深用嘉納圖冊留覽還
宣付史館以昭我君臣交修之義禮部尙書陸樹聲書
其簡端曰校讎者文學喬承華也江陵柄國此書首爲
獻納之資實上海喬水心所撰輯者

上海志

王圻守開州多惠政去後士民立生祠至三十年後士紳
修祠見像腰閒微有損處卽爲整飭完好而圻家居時
亦患腰癢旋愈又開州士民有災禱於生祠卽應時圻
尙在也

上海志

王圻督學楚中京山縣白曰邑有童朱一龍者雅負文名

府縣試必前列道試輒不利如是者數矣公曰且視此舉如何既而發案則此生又不進圻呼生命呈落卷乃取錄第三人也因令人學究書吏割卷之弊置之法後

朱登進士司理蘇州

上海志

王洪洲家訓云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訓蒙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若能布衣草履以事農圃足迹不至城市大是佳事關中村落有鄭魏公莊諸孫皆爲農張浮邱過之題詩云童兒不識字耕鑿魏公莊夫仕宦豈能常哉不仕則農業可安也不可迫於衣食爲市井衙門之事

沈氏寶訓

徐鴻洲有八語自識室中一日室無美姬堂無俊僕案無

戲具門無雜賓一日宅取安人田取給食書取明道器

取適用

先進舊聞

談華峯爲童子時夢神摹其頂曰汝心向善應增汝祿算

後果髮白變黑齒落更生初無導引服食之術或問翁

何德所致曰無他惟自幼奉太上感應篇耳

五茸志逸

唐子淵父大賈也資巨萬父沒後子淵悉散之宗黨曰人

生百年一彈指耳乃爲田舍役哉屏居深村種竹萬竿

凝塵滿榻吟詠自適有以古瓷宋板書相遺者子淵皆

卻之曰瓷以適用書以助學何取於古每聞風吹竹聲

琳瑯振響則敲枕聽之達旦忘倦

南吳書話

萬歷庚寅七月望喬香海夢其亡弟君共於紅箋上示以四詩記末一聯云桃李也知鶯夢斷故隨風雨臥三更
文人結習死未能忘如此君共殉節私謚毅愍先生枕
有乞書馮咸甫者必廉其困頓時乃肯下筆否則善價都不得乞一字里富人求書墓石謀之其客客不許久之
曰可行矣乃令富人持緡錢數千約五文下一字取簾
納之爲欣然下筆書石將半馮目其簾曰已足遂不復
作

張大復梅
花庵筆談

郁履臣伯純登萬歷乙卯鄉薦好古嗜學事親至孝妻死

終身不更娶與人交真摯而有禮喜獎掖後進然自處介潔不輕以一刺先人既沒陸文定爲歎獻竟曰曰此

真孝廉也

郭志

范叔子一日突煙不舉客從叔子求奕叔子奕如常其夫人自內呼曰君第飽奕奈釜中塵何叔子不應良久答

曰餓死事極小

南吳舊詒

黃廷鵠字孟舉曾祖明雲南按察司副使少穎慧稍長卽肆力古文詞綜覽百家討析源流爲舅氏唐文恪文獻所器重尤覃精風雅時海內皆尙公安其後又宗竟陵廷鵠獨力追正始年三十餘舉鄉薦後爲寶應教諭作

允言八篇士風翕然丕變遷浙江嵯縣知縣以裁抑水
陸郵遞失監司意左遷順天經歷崇禎初轉通判嘗進
爲臣不易編特嘉納焉會有忌時相者因論廷鶴不當
得京秩議外調遂歸不數年卒

郭志

陳守真年七十五猶童身也事母孝歲種木棉半畝所獲
恆倍藉以養母當鉏種高擊木魚祝諸蟲遠徙後守真
坐化百千人送之用釋氏法茶毘竟猶端坐火中觀者
驚異其里同時有張姓者萬歷甲寅年百有三歲矣每
見守真以兒輩呼之

陳志

萬歷庚申夏張宗伯爾以太史奉秦昌哀詔至遼遇吾松

楊曾奎時爲廣寧衛經歷楊先游衛庠以貢任祁州判官二子隨任爲遼生後戎馬充斥楊喪妻及兩婦旅櫬無歸宗伯特請遼府乞勘合歸其三喪并言之按院陳王廷移咨督學毛公一驚兄弟竝改華庠其年遼陽陷沒非宗伯楊氏靡孑遺矣宗伯公高義如此曾奎爲博庵先生之裔有孝行天假其便云

陳志

黃文徵金粟萬歷己亥授善化知縣甫及期因礦使橫稅遽乞致仕歸年八十有六清淨澹泊六十年如一日家徒壁立撫按歲致廩粟其卒也搢紳爲之助葬先輩之

以苦節著者

郭志

中翰陳獻之有僕李觀素敬慎主或垂橐輒出已貲佐之
萬歷庚申秋獻之病劇觀衣不解帶及漸危篤乃剗臂
閒肉投劑中進之獻之頓覺神爽數日而愈或歎異之
曰主僕恩猶父子分內事也

郭志

鄭鴻修棟爲紹興知府海濤漂溺民居躬治隄防悉以羨
餘贖鍰及僚屬捐俸爲之用鐵千斤木石各二十萬工
用三年而竣民不告勞至今稱爲鄭公塘後以不阿上

官罷歸

郭志

黃澹志孤清寡營佐京兆歸年已衰老誦讀不倦每晨光
熹徹夜窗蕭瑟中卽字櫛句比靡有寧刻子泰芭諷以

宴憩輒毅然曰昔徐廣年逾八十歲讀五經一遍陳祕
書讀逾九十猶勤筆硯著經史系華十卷吾雖日入之

光綫曷可惜幸毋多言致妨雅趣

明世說

陳軼符僧服杜門有秦人曲生至自言宋將端之後願得
北面軼符再四辭之曲請愈苦及見軼符曰菰蘆之中
豈少陳人生曰吾聞師儒之席不拒曲士軼符嘉其對
敏爲造就之竟通春秋易傳而去

王鏡如久館姚氏而性嗜鵝夜半聞獸攫鵝聲明日適當
款期姚命另烹肥者佐酒庖人請并烹同受傷者姚曰
非爾所知也及酒行數巡鵝出鏡如略不下箸主人命

取傷者置前曰何敢以獸餘汗先生齒牙王感其誠教

其子與己先後成進士

並見南吳舊話

丁道亨奇逢知賓州有鬼童以厭勝法咒人家立禍吳孝廉以爭地中仇家不期年而羅七喪丁捕鬼童鞠之搜搜祕書及吳氏墓厭勝桃榭於是妖術屏息

郭志

奚貢士振族字元超少有介性雖屢空絕不向人乞憐雅好南華杜律出入必以自隨所著有子史儲餘藝苑說

錦笑談錄春秋類鈔

郭志

張所茲思敬娶許氏女外舅沒分授百金思敬曰此許氏物也立命還之從父給諫承憲有門生典試密寄關節

一紙給諫子幼召思敬授之謝曰以此而得何面目列
搢紳閒竟不受後以貢司訓信陽委署邑篆以清節稱

郭志

張副使叔翹買一婢吳氏數日後知爲故茶陵州孫也大
悔恨欲還其母家旣而曰彼已忍心賣女卽歸終不能
自全使夫人撫爲己女擇士人嫁之每對子弟輒歎曰
仕宦可恃則王謝桓庾長檐車高齒屐至今塞滿衢路
茶陵君詎不念此使子孫不肖正復何益

南吳舊話

俞明時弱冠就學郡中舍於諸父家鄰有美女目挑之明
時佯勿喻至夜分有叩戶聲覘之卽此女也明時曰男

愛行女愛節其他又何愛焉女大愧悟潛去明日卽還

舍督學李公特書高士旌之

郭志

陸彥禎字以寧中丞阜南公子年十六補博士弟子中丞
官太僕以皇太子生覃恩廕三品辛卯登賢書乙未成
進士蓋困舉子場將三十年矣授南京行人司副進吏
部考功司主事未赴卒年僅五十當中丞公建牙濟上
時彥禎單車省覲躡履裹糧津吏無從物色逡巡戟門
下人皆易之久而得入始知爲中丞公子其深自韜晦
如此嘗爲中丞公草漕事一疏爲東南百世利又有均
區平役之議亦爲鄉邦計久遠其說主於貼銀助役一

時不察謂違俗不可行惜哉

雲間志略

董思白文章書畫擅絕今古而居鄉不滿人意陸以寧偶

見其畫歎曰今日生前畫靠官他日身後官靠畫

識小建筆

李太僕凌雲爲御史日過滄州州守裁其夫馬公不爲忤

後巡按福建而州守爲汀州同知自以前嫌必當被譴

及公行

王旅見畢復召入謂曰屬吏皆先容競進獨

君無有已至啓事幸自勉勵竟首薦之

郭志

杜復城先生士基博雅嗜古善楷書常手鈔二十一史全

本精好絕倫雖隆冬盛暑每日必寫一二葉未嘗暫輟

前輩勤而有恆如此

西霞譜逸

王後陽先生廉慎和厚時稱長者一日銓部盛淳庵造之
公方與一鄉人對坐盛至鄉人別去公送之出盛問此
何人也曰里長盛曰何必致敬乃爾公曰我輩科名安
得長在此子孫世世相與之人也人服其至言

舊志

張江陵之奪情也宋孝廉堯俞上書規之有相公留則天
下蒼生幸甚相公去則天下萬世幸甚且以後日虞得
罪爲言江陵不能用且尼之堯俞沒數年江陵敗子孝
廉懋澄方弱冠著論三篇以原其情而洗其壘夫一江
陵也父抗之於天下所共趨子原之於天下所共棄皆
出之孤特之談述之以愧後世之炎涼勢利者

編評

陳大樽與艾千子兩人論文不合千子爲媛書與夏瑗公

醜詆之有云人中所論古文餽飮臭腐又有若入糞廁

云云大樽欲駁之瑗公曰文章自有定論彼爭名吾不

與之急爭其名也大樽乃止

大樽初字人中後改臥子又號軼符南吳舊誌

陳仲醇以處士虛聲傾動朝野守令之臧否由夫片言詩

文之佳惡冀其一顧市骨董者如赴畢良史權場品書

畫者必求張懷瓘估價肘有兔園之冊門闌驚羽之車

時無英雄互相矜飾甚而吳綾越布皆被其名寵妾餅

師爭呼其字今遺集具在未免名不副其實焉

靜志居詩話

謝自孫字正甫以貢授袁州通判嘗攝諸巖邑以廉能稱

後遷知涇州獄獄與制府抗量移楚中念母老遂致仕
歸事母至孝年已踰杖嘗左右扶掖起居飲食必躬親
之尤留意里中賦稅深以每歲會計不定爲民病著早
給由單議每遇上臺輒直言陳說無所忌諱

郭志

胡開文字質甫令烏程開誠待人當大計幕客曰入京設
有問及烏程酒者將以何味答之蓋諷之也質甫曰易
與也吾直云素不飲酒未知其味竟改調

南吳舊話

王乾昌中翰雅好結納賓至如歸越人張其德者失館與
中翰無半面識慕其名姑一往坐晤閒意致蕭索中翰
問所需曰得五十金則經年八口可以免亂心曲中翰

明日如數與之張筵盡醉而別張遂託身銓部五年後
忽輸千金爲壽中翰卻之其使者曲致主命繼之重誓
中翰曰無已當廣汝主人之惠猶我受也乃悉分諸座
客計二十一人皆出望外中翰固奇越人亦不可及第
不識其中分惠諸人後各如何

南吳
舊話

橫雲山鄭姓者家素封善揮霍每孝廉上公車例以三金
贖偶一生以不得館穀浪游從者以爲孝廉也誤贈之
其人持金踵門辭曰實以館穀來何敢冒長者賜鄭張
樂留宴立贈三十金生跼踖不敢當又三年取上第旋
登要樞高鄭義撫按使者以下輒以鄭託使者表其閭

更起家數十萬子係科第不絕知與之爲取者二公是也去今守財虜遠矣較之于公覲可以中分魯哉

西山日記

袁之熊爲比部太沖先生仲子才名籍甚出門不齋糧所至人爭款留金陵奴薛素素色藝擅一時畫尤工維揚賈人挾千金求納交不許聞袁先生至使人通意求爲女弟子之熊笑曰渠書畫誠佳但我生平不讀閨範諸書未敢抗顏爲師也人服其通脫中殊有風格

方景文筆記

杜仁趾貴後輿蓋出東門一老嫗見之笑曰杜家官官亦解做進士吾歸將使鄰里小兒皆熟讀神童詩百家姓蓋老嫗亦鄰也從者呵之仁趾急使護之去及歸見羣

從皆含怒杜問神童詩係誰手筆衆莫對杜笑曰然則

能讀神童詩者果不易得

南吳舊詒

給諫許霞城受杖歸屏迹公府浙中同年中亦有里居者
子弟遇小民頗近漁獵乃大書張東海有感詩於壁每
對客曰子弟能知東海公用心處便是芝蘭玉樹卽謝

傳勳名子漸風趣猶落第二義

南吳舊詒錄

張建寧元玘產不踰中人好行其德徐方伯汝翼沒後家
貧弗能葬公爲舉其三世十喪少從徐方伯及張方伯
所望學兩公著述多屬簞訂晚年頗作畫殊有逸致郭志
張昂之性介特恤下而不阿上時有某紳與直指有葭莩

之親以訟事求下縣鞫直指曰不可張令執法者也當
移司某紳固請之遂下縣昂之一一按紳以法無少徇
太守林奉檄索正供驟命一戶胥封縣櫃昂之曰是糾
我也卽拂衣驅家屬登舟納印於府守自臨縣引咎曰
某過也乃復入署先是魏璫禁僞學排鄒忠介迫令撤
白鷺書院昂之姑徐徐應之易名鄉約所迫屢承密劄
慎毋貽當道不測昂之削牘抗論連不得請勒限追價
勉那帑銀三百裁左右號房塞責所祀先賢木主大張
綵亭鼓樂送入景賢堂手書告文感發忠憤見且聞者
無不墮淚

廬陵縣志

孝廉沈泓其母二十守節泓纔五月耳家貧課子艱辛備嘗得見其子選貢而卒泓念母節求海內名公哀輓題詠盈一筭出入必攜遇盜劫去泓號泣不欲生遂榜於途告以苦衷後陳眉公忽於佘山呂公祠內得一包外書煩眉先生轉致沈相公啓之則名公之作不失片紙節孝之感可以格盜賊如此泓後舉進士避亂居紹興祝髮於東山其童阿寅同出家爲師徒焉

客諧偶鈔

張鯢淵初至舟山時城北隅有陳氏廢圃多梨杏修植之創草亭於中扁曰雪交亭公沒移尸其下焚而藏骨焉同時有張文炯顧璽皆松人從公作標官護公孫茂滋

不得脫見殺於亂兵又有晨俊者公僕也時隨公者尙
數人臨難皆倉卒欲避公與諸妾悉出所藏銀器分授
之曰視我氣絕後若輩持此各自求脫可也俊獨不受
曰衆皆去則主人於冥途誰爲執事者俊不憚先之也
乃別縊於廡下與公同盡節焉

南吳舊話錄

陳忠裕子龍負海內重名柳如是欲委身焉從盛澤至松
屢以刺謁自稱女弟陳巖正拒之後歸錢虞山

鈕琇觚賸

陳子龍選詩時夏存古年才十餘耳而宋轅文援其論詩
以作序此時已許其作後進領袖矣迨十五從軍十七
授命磨盾草檄不異老生宿儒信異稟也

鍾廣漢記

徐文定好經濟之學及拜詹事著農政全書成達於乙覽
上喜曰何闕翰林以飲酒賦詩多受書帕爲能事今何
緣得此人乃知宋臣呂夷簡輩固代不乏賢遂卽大拜

澤國
紀聞

喬將軍伯圭天才絕世於書無所不窺所爲詩賦古文詞
皆奇警超拔尤長書法多龍蛇飛動之勢有刻帖行於
時當其在滴水崖兩臺命書八大字於崖石曰鎮星之
精凌空矗立每字方廣二丈筆勢遒勁雄奇亦邊境一

壯觀也

雲間
志略

崇禎初華亭錢機山龍錫以相被召過辭陳眉公繼儒眉

公曰拔一毛而利天下機山莫解所謂及入都後經略
袁崇煥以誅烏帥毛文龍爲請錢悟曰此眉公教我者
邪亟報可未幾我

大兵薄都城莊烈深以誅毛爲憾袁至礫而錢論成幾至
不測蓋當時士大夫謁徵君者必強令贈言不得則不
歡眉公一再讓則緩頰不暇計當否矣

南吳舊語

雲間夏瑗公允彝一子名完淳字存古年方典謁天才俊
發所著詩文幾駕瑗公而上之瑗公殉節死存古時時
慷慨悲歌會以郵表事牽連下獄而我婁王明先者瑗
公門下士也往探之存古泣謂曰一死無恨惟室中婦

方妊今以累君明先領之潛走雲間伺其免身抱以歸而明先亦以他事敗徐方平復抱之存古死此子卒賴

兩人以全

張采太倉州志

夏存古童年好閱邸鈔便能悉其首尾一時歎爲奇童徐聞公至適瑗公疾先使出拜聞公與談千餘言存古酬對多作常語而自然抑揚可聽聞公旣出其師某曰奈何不出入經史略標才藻對曰昔管公見單子春猶能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小子何敢作餌餌伎倆唐突先輩聞公聞之曰後生中有此人吾幾社旗幟所嚮天下雖多材亦未易竭其輪攻也

葉永年錄天隨筆

夏存古以奉表唐王謝恩爲海上選卒所獲洪經略密行
土撫軍索存古甚急時杜九皋讀書虎邱石佛寺一日
乘涼散步見一小沙彌同青衣數人汲水而飲遙望沙
彌有似存古趨視之是也問之則曰我已就縛無斧資
君其爲我謀九皋領囊付之送其登舟有經略差官王
姓者慮有他謀詰姓名詞氣甚厲九皋以世誼交情詳
告且曰吾爲行者治裝於爾未嘗無益乃市酒脯爲別
存古口占一律贈之曰竹馬交情十五年飄零湖海更
誰憐知心獨弔要離墓亡命難尋少伯船山鬼未回江
上夢楚囚一去草如煙高堂弱息憑君在極目鄉關思

惘然又曰此行殆不免婦錢有娠男與爾爲壻女與爾
爲媳倘不育絕嗣幸勿立後寄遺囑數紙而別九皋泣
數行下而存古並無點淚歸告沈羽霄約往金陵探聽
羽霄慨然偕行至省之次日道上有鳴鑼聲視之則存
古與劉公諱曙者攜手出就戮兩人皆不跪持刀者從
項閒斷之而絕九皋羽霄斂存古之尸歸其櫬於小崑
山新塋葬於考功先生昭位得朋諸子咸來會葬九皋
與羽霄親視覆土凡四日而畢其事

童心犯
難錄

姚啓祜名裕善丹青性誠實往來浦南焦氏與徵君祖最

友善乙酉八月

大兵至城已破姚爲卒所獲不欲殺之間有金乎予我金則生姚時故有金密置菹澤中以身守之念係友人所託以藏者非己物也固不予遂被禍姚於他事有癖而不足錄者獨此一事爲可異也蓋其生而樸愚未嘗知世間有機變事然竟以殺其身可悲也已

此本軒雜著

奚夢芝母病每夜籲天復收瘞遺齒爲母祈福母夢神鍼兩頤及膝病遂瘥叔貧乏嗣養之迨卒稱貸治喪姊密以筐篋寄芝暴卒籍而歸其子萬厯初司訓金壇遷曹

縣教諭

江南通志

徐顯章四十保人年十六父達材病不治籲天請代里人

有言辨糞甘苦可知病深淺顯章取嘗之味苦可療是
夕父夢白髯老人摩其腹病遂漸瘥後其父母沒廬墓
數年郡邑舉孝給粟帛旌其門逸羣故事又有顏文瑞謝顯
申趙原性趙初性王泰徵薛顯宗竝以孝行傳又雲間
雜志載周應文千戶胡某二人